兵書

八編類纂 二十五

芸七十七

イ加3
1717
77-25

六曹

兵曹

諫止征伐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加州大學 1717 77-25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掩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謼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暴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罷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通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以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勘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圃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益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通探平城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之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偭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賈捐之罷珠厓對）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
匈奴魯恭上疏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
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
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
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恩之心未彌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
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問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凉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鄙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
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
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黥于巳漢忍辱于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彊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
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
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
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
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
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
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
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
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
禦蘇峻而以汚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
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
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汚
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
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
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
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虜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

要知兩篤人異處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
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
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
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
以垂没之命竊獻遺欵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
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聰其言得正而難矣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時相里玄奬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

損疆喪地是以身内而擯之身外也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陋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諭止征伐 烟波千折可以爲法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怒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戰之中駭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偏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

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起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許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懵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莽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莽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予戰折鐶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賦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禧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鵲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扳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内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扳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堶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敬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扳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童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行任大切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亭。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徼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佼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亭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赴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兎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劓腹折頤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誚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是于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猶尚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
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還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耙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首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舜臣竊爲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矣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行止者止每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夫相與鬬矣 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矣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鄒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狼若盟狀鄒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鄒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倨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意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
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嫁禍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
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銑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
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
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
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何必聖人

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固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卒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怪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荅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令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
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
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齊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攻宜陽、宜陽攻、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倫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埶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狠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攻衞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滱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滱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滱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令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姤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姤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復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資韓侘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
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
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
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
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
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
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
即趙自消爍矣國爍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
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
收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
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
義存亾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
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
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
收齊魏以成取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强秦之親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廉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言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說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
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
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
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
者費仲惡來革長臾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
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
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
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
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
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
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要危於楚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
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
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
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
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
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
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象字不如別本寫字

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幾均廢
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
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
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
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
穰侯爲和齕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鄃阨
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毋不

代之說較儀秦於藍矣

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
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
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之令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今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
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
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
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
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
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
下擊之讐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
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
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
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耎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饒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或爲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孰乎試之弱客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教得客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孤憤篇

八編類纂

延陵顧季亨會通父輯

殺父代立何有大父敵自出脫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單于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
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
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
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
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
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
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
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
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
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季布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書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令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雩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單于初立文帝復遺宗人女翁主置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偞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邊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蘖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單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爲寇於漢邊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不具武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贖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削不爲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
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
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
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
月宣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近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
金璽盭綬玉具劒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
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謂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奪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奸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徃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遒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譎之上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後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
暫得是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以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薗惟北狄爲不然。

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焉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延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邪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邪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

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絕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虚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

願復哉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凉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上處降羌疏）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趙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㫐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趙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越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覇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用仟尚一着年老失智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請兵疏）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島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
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
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
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
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
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
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
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
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
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又新降渠帥雜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勉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　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奏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逃吾等由是諸羌大

二萬猶爲邊患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逃吾子逃唐別與武威鍾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誑唐伯父號誑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誑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餘頭逃唐乃去大小輸屠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遑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單上以渡河掩擊逃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逃唐遂收其餘部遠徙盧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拜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輸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侘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逕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鄧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益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不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來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舅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兵。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

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瑞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居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書僕射虞詡上疏以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
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
所費不留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
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場皇甫規素悉羌事
志自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
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
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開羣羌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
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岳其病一也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愚
之是以甄職盡其區區
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
相贍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
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
議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詣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
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晁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潘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邊一策

不可是

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頻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言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偕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鏤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入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荀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令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望也